

【真情】

动人的“情书”

□赵陶

上了没几年学的母亲,几乎不识字。

早些年的时候,她总是跟我们讲,由于姥姥家重男轻女,让家里仅有的一个男丁——舅舅读了书,母亲夹着小板凳跟在姥爷后面求了好久,姥爷才让她读到小学三年级。后来要供舅舅读高中,母亲就再也没捞着去上学。年幼的母亲离开学校的时候一步三回头,姥姥在后面一个劲儿地抹眼泪。这也成了母亲心底最深的遗憾。

父亲是个初中教师,每每看到父亲伏案写字,母亲总是静静地站在一旁,夸他的字漂亮。看久了,便也央求父亲教她写漂亮的字,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她,“看好了,‘国’字要写得方方正正,‘家’字要写得大气漂亮!”她就仔细地听,认真地写。母亲的手由于常年在纺织厂工作,手指变得粗糙不堪,握笔的姿势如初学的孩子般笨拙,却写得分外认真。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,像极了春日里刚抽芽的柳枝,努力向上生长着。这段美好的学习时光持续到父亲去世,之后母亲再也没有碰过笔。她把父亲的笔和字帖收进抽屉,有时候在半夜时分拿出来仔细触摸,仿佛父亲在她身边,从未离开过。

直到后来普及了智能手机,跟随母亲多年的小灵通终于下岗了。看着新手机屏幕上的字,母亲犯了愁。她戴着老花镜,手指在屏幕上小心翼翼地划动,一个个程序跃然手机上,“这个是什么?”“这个呢?”她抬起头问我,眼神里带着孩童般的期待。我瞥了一眼,用极其不耐烦的语气回复她,接着又教了她一些基本的用法。她一边焦急地说着“慢点儿”,一边手指快速在屏幕上划来划去。周末又接到母亲电话,让我回家教她怎样发消息。我急匆匆赶回家,只见桌子上铺满了纸笔,零零散散的纸片散了一地。“妈,您这是要干吗呀?”我笑着问。她低下头,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:“我想……想给你们发个信息,周末回来吃饭。”我的心颤了一下。原来,母亲为了练习拼写,又拿出了家伙事儿,一个字一个字地练习拼写。

渐渐地,母亲的信息发得越来越快,她学会了手写,起初是简单的“你好”,后来是“已经到家”,再后来,她可以点赞我的朋友圈,并会各种留言,每个字、每句话都字斟句酌,像她年轻时纺织的布匹,一针一线都倾注着心意。去年生日,我收到一条特别的信息:“闺女,生日快乐,快收红包。”我颤抖着双手点开那个红包,金额不大,却让我红了眼眶。我这才知道,这些日子她不仅在学习认字,还在学习使用各种手机功能。她说,这样就能和儿女们一样了。

现在的母亲,不仅学会了发微信、语音留言、视频通话,还会刷各种各样的视频,搞笑的还会发到家庭群里和我们共享。看着她满意的笑容,我突然明白,这些文字不仅仅是文字,更是母亲对我们深沉的爱。她在用最朴实的方式,追赶着这个时代的脚步,为的是离我们更近一些。

如今,母亲的信息依然会来,有时是清晨的问候,有时是深夜的叮嘱。漫漫人生路,她的每一个字就像一束光。我知道,在这些文字背后,是她永不褪色的爱,是她用尽一生,写给孩子们最动人的“情书”。

(本文作者为胶州市作协会员)



□星袁蒙沂

五一假期,俩儿子都不上课,单位也给了两天假。一家四口可以同时休息的时间,一年到头算起来,还真不多。我跟妻子商量,带着孩子出去玩玩。可去哪里呢?我们又犯了愁。太远的地方,短短两天肯定不够用。周边的景点,多数都去过了。出去的目的,也无非就是看山看水看花草,或者逛逛科技馆、动物园、古建筑。一时想不到好去处,只能先搁下,等问问俩孩子再说。

晚上回家刚进门,小儿子就跑出来,直接跟我说:“爸爸,我想回老家住两天,我想爷爷了,我都快不记得爷爷长啥样了!”6岁小儿子这话一出口,就震惊到我了。先是羞愧,羞愧于光想着带他们找地方玩了,却忽略了亲情的重要。而后还是羞愧,羞愧于短短三十多里地,驱车短短半小时不到的车程,却已好几个月没带他俩回老家了。孩子想跟爷爷见面,多半是等父亲来送东西时,碰巧匆匆一见。

父亲来镇上,一般是开着那辆“老年乐”三轮车。“老年乐”跑得慢,得五六点钟起床,从老家赶来,在小儿子上幼儿园前见上一面。如果是下午,为了赶时间,父亲一般等不到孩子放学,连饭也不吃就得离开,一般见不着。老大在县城读初二,每周回家一趟,与他爷爷见面的机会更是少得可怜。平时不回老家,理由当然很多,看起来还都合情合理。譬如,孩子得写作业,老家没学习桌,不方便;譬如,我跟妻子都上班,没时间来迎接。

“我想爷爷了,我都快不记得爷爷长啥样了!”听到小儿子突然冒出这句话时,我一愣,之前的决定其实就已经改变了。第二天,妻子下夜班回来,几乎没用沟通,意见就达成一致:抓紧吃饭,然后回老家。

回到老家时,父亲不在家。院门口的抽水机正响着,不用猜,他肯定是在山上的哪块地里浇树。老家那边,村外即是山和岭,果树都长在长条状的梯田里。山地不像平原,地块大多比较小,各家各户的地都很分散,浇灌起来非常麻烦。山高岭薄,容易缺水,只要雨水不多,春夏秋三季都得常浇。夏天,烈日当空炙烤着,沙土地表层松散,焦干焦干的,一洒水直起醭土,就像地在冒烟。隔不了几天就得浇一次,若是晚浇十天半月,此前的所有努力就可能都白费,挂满了果的树需水量大,缺水后很容易落果减产,甚至枯死。所以,只要井里有水,哪怕是只能抽出一桶,也得去浇上。

俩儿子回老家,包括我和妻子,几乎都不会去地里帮忙。浇树时,只要有个人在旁边看着就行,不需要太多人。而摆水管的活,我还凑合,妻子和儿子根本干不了。

老家没电脑,大儿子没带手机,在家里待了一会儿就急了,说一个人出去逛逛。他沿着大路,从我们村往外走。路上遇到我的铁哥们儿,也不肯搭他的车回来,继续逛。

中午饭后,父亲又去浇树了,妻子开始准备晚饭。小儿子也在家待不住,吵嚷

【浮生】

常回老家看看

着去邻村姨姥姥家玩,母亲拗不过,带着他去了。

午饭后有点困,我想去卧室小睡一会儿。大儿子闲不住,又说出去逛逛,便一个人出去了。等我睡醒,就快17点了,起床去铁哥们儿家,他正在钉蜂箱。我们正聊天,妻子打来电话,说大儿子“出去一下午了,也没回来”,怪我不去找。“都上初中了,出去玩玩,还用找吗!”我这么硬气地反驳着,人却先于嘴跟着脚往家赶。

能去哪儿呢?时间确实有点长了。大儿子跟着表哥表弟步行去过九间棚景区,还骑电动车去过郑城口子,都是沿着大路走的。村后的北山,他也去过,是跟着我们几个大人一起去的,中途还走丢了!这么长时间不回老家了,他有可能去的,或者以前去过、相对熟悉的,也就这几个地方。除了猜,剩下的就是担心了,山路陡滑,悬崖峭壁太高,不熟悉路况,村里有几个深水池,不会游泳,山上有蝎子、黄蜂,也有一种叫“土拐蛇”的毒蛇……零零碎碎的信息乱七八糟冒出来,让人一时有些慌。

母亲把小儿子放在他姨姥姥家,去里山弯找了,因为爬北山顶得从里山弯走。妹妹和小外甥也从家赶来,又去东桃坞门沟,东桃坞门沟是从村东上下北山顶的一个干山沟。妹妹从她家骑车沿北蚕场的路到我家,去东桃坞门沟没找到,又沿着芦家沟大路赶回去,再去九间棚。我那时正驱车顺着盘山道去郑城口子,而后折返去九间棚路口,然后继续朝小镇的方向赶,直到十几里外的范家台,都没见到人。父亲打电话说,他在西山尖子,也没喊到人。

上四年级的小外甥给他妈妈支招:“报警吧!”又说:“这回找到了,俺舅舅要是凶他,你可别劝!”妻子着急,来电话跟我说,真不行让村里的大喇叭喊喊。我不知道该找谁,打电话让父亲联系。正准备用村里的大喇叭喊时,妻子突然又来电话说:“梓航回来了!”

“我把浇水的机子都停了!”父亲满是怜爱地跟他孙子“抱怨”。不管谁问,大儿子都只是羞愧且尴尬地笑了再笑。他脸红着说,他就是沿着西边的路上了北山顶,又从另一边下山后顺着大路回来的。走大路远,村里人一般不会像他这样走。

大儿子在老家长到3岁上幼儿园回镇上,小儿子从小就没在老家长住过。他俩对老家不能说太陌生,却完全可以说“不熟悉”。这些,我并未担心过。真有时间,最先想到的,还是带他们去哪里玩玩。小儿子的一句话,改变了这个小长假的预先规划。大儿子的“三小时未回家”,折射的东西更多。

常回去看看,老家就不再陌生,就不容易迷路,就不会平生出这样那样的担心。“我都快不记得爷爷长啥样了!”这是小儿子脱口而出的话,这句话击中了我,让我猝不及防、哑口无言。同样,大千世界中,能被这话击中的,何止我一个!

(本文作者为平邑作协副主席,现供职于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中心卫生院)

【读心】

情绪报备

□北米

王奶奶是我的邻居,女儿在外地工作和生活,她和老伴不愿去外地养老,就想找位住家阿姨。有人帮她找到了一位河南籍的阿姨,姓张,48岁,丈夫离世,父母也不在了,只有个女儿在外地读大学。经过几天试用,王奶奶老两口对张阿姨非常满意。

可过了些日子,有一天王奶奶突然跟我吐槽:“早上我家老头子说想吃三鲜馅饺子,我告诉了小张,她答应了一声后却迟迟不行动。眼瞅着快10点了,我沉不住气,就自己去超市买了大虾和韭菜。回来后,我和小张一起备料、包饺子,但一整天她脸上都没有一丝笑容。干这么点活还闹情绪,这真是时间一长就暴露了本性,不靠谱啊!”于是,王奶奶想把小张换掉,再找一位阿姨。

第二天,我再见到王奶奶,她却笑眯眯地跟我解释,说这事纯属误会,昨晚她听小张在房间里和女儿通电话,才得知小张的女儿因病住院了,这事让小张担心了一整天。了解情况后,王奶奶让小张赶紧坐火车去医院陪女儿,还支付了她一个月工资,又额外给了她300元,让她给孩子买点水果。

通过这件事,王奶奶决定和小张制定一个“情绪报备”规则:以后不管谁的情绪不好了,都必须让对方知道原因,以免产生误会。王奶奶还以身作则——有一次她和老伴闹了矛盾,便主动告诉小张:“我今天心情不好,不是因为你,是和老头子生气呢。”她和小张约定,有了心事就说出来,大家一起想办法。假若不想暴露隐私,也可以不说,但要提出请“情绪假”。这办法还挺管用,后来小张在王奶奶家工作三年,感情越来越深,相处得像是一家人。

我高中时住一个宿舍的同学晓寒,平时大大咧咧的,高三那年的一个中午,她从家返回学校,进门就跟我们说:“我心情不好,若是‘发疯’,你们谁也别搭理我啊!”大家有了心理准备,那天便处处让着她,结果她也没“发疯”。后来她告诉我们,那几天她心里特别烦,怕控制不住情绪误伤了我们的感情,就提前知会一声,没想到那几天我们对她格外好,主动帮她买饭、打热水,她感受到同宿舍姐妹们的温暖,心情也就好了。

此后,宿舍里的女生都学会了情绪报备,谁心情不好了,在宿舍里喊一声。看似简简单单一句话,却给我们的高三生活提供了一种解压方式,大家抱团取暖、互相扶持,最后都顺利完成了高考。

同事刘姐的女儿正读初中,她们母女关系一直处得像朋友一样。刘姐说,亲情也需要用心经营。她家里贴着一张心情指数表,每天回到家,她和女儿都会先将各自的心情指数填写上:5颗星代表心情极好,4颗星说明心情还可以,3颗星是心情一般,2颗星则是有些郁闷,1颗星就是很烦。有了这张表,她和女儿便能精准地避开彼此的情绪火力点,等两人都心平气和时再进行沟通和交流。事实证明,这张心情指数表的效果不错。

大多数人很难做到情绪一直稳定,若将自己的情绪告知身边人,让他们有所准备,当负面情绪藏不住时,就不会误伤他人,还能获得更多理解和关心。

(本文作者为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)